

一本挑战阅读神经的文学经典

一部吟咏人与土地关怀的小说

奈波爾 BY V. S. NAIPAUL

天光渐渐沉暗下来。

马车不再奔驰追缠客人，

在码头上闲荡。北风越来越凛冽：

码头陷入黑暗中。华灯初上。

但那成排马车却依旧在码头上逡巡。

直到邮轮灯光大亮，

连烟囱都被照耀得宛如火树银花一般，

马车夫们才死了心，一个接一个悄悄溜走，

把零零碎碎的草料

和一堆堆马粪遗留在马头上。

幽暗国度

*An Area of
Darkness*

2001年 第98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
英语世界重量级作家、旅行文学大师

波奈尔独具魅力的作品

幽暗国度

*An Area of
Darkness*

2001年 第98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
英语世界重量级作家、旅行文学大师

波奈尔独具魅力的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幽黯国度/V.S.奈波尔 著

—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11

ISBN 7-5387-1569-0/I·1555

I. 幽… II. 奈… III. 小说 IV. K828.9-26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)

长春锦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 260 千字

印张:12.5 印数:1-3000 册
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郭东海 责任校对:郭东海

封面设计:张晓春 版式设计:陈 新

定价:22.80 元



作者简介

奈波尔 (V.S. Naipaul)

奈波尔被喻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受推崇的英语作家之一,《纽约时报》书评宣称:“他是世界作家、语言大师、眼光独到的小说奇才。”

奈波尔,一九三二年出生于千里达岛上的一个印度家庭。十八岁时,他以奖学金进入英国牛津大学,攻读英国文学,取得学位后,奈波尔迁居伦敦,服务于英国广播公司(BBC)。一九五七年起,奈波尔的写作生涯正式展开,作品包括《神秘按摩师》、《毕斯华士先生的屋子》、《黑暗地带》、《模仿人》、《身在自由邦》、《游击队》、《抵达之谜》以及《世界之道》等。他的作品获奖无数,包括“毛姆小说奖”、“霍桑登奖”、“史密斯奖”等,一九七一年更赢得了英国最具声望的“布克奖”。

旅行书写的杰作……有智慧又有原创性。

——保罗·索鲁

“才华洋溢……一个人因为处理生活中某些会对他产生极大震撼的事情，以致需要内省和自我解释，而产生的真实自传。旅居印度对奈波尔产生这样的冲击是很自然的事情……这次的经验并不愉快，但是作者所经历的痛苦却启发了他的想像力而非让他麻木不仁……《幽暗国度》是敏感、感情丰富、有爆炸性又残酷的。”

——约翰·瓦恩，《观察家报》

“他的叙事技巧极为卓越，一步步缓慢地揭露了印度与他的内心，读来具有无比的乐趣……有一种人，远离了家园，但是他却比家乡的任何人更了解这个地方：奈波尔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。”

——《时代杂志》

“一位拥有高度技巧的作家……他编织他的网络、他的形式，并不全然意图让读者陷入，而是要让他自己好好思考一番。”

——尼可拉斯·摩斯利，《聆听者》

“奈波尔写得像画家，不论他以何种文学形式书写，（他）是个大师！”

——艾恩·布鲁马，《纽约时报书评》



既近又远的原乡——我读《幽黯国度》

——王瑞香 1

印度之旅序曲 申请一些证件 7

第一部

第一章 想像力停驻的地方 31

第二章 阶级 59

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 97

第四章 追求浪漫传奇的人 121

第二部

第五章 达尔湖中的娃娃屋 147

第六章 中古城市	181
----------	-----

第七章 进香	229
--------	-----

第三部

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	275
-----------	-----

第九章 枕上的花环	321
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章 紧急状态	347
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一章 还乡记	375
----------	-----

尾声 奔逃



既近又远的原乡。

——我读《幽黯国度》

——王瑞香

台湾第一次将文学目光投向加勒比海区域，应是一九九二年瓦科特（Derek Walcott，出生于圣露西亚的诗人暨剧作家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。设若当时（甚或更早）得奖的不是瓦科特，而是奈波尔（长年来奈波尔屡屡被认为有望得到诺贝尔奖），那么台湾必定早已有许多奈波尔的中译作品问世，因为奈波尔的著作量丰硕，品质也都在水准之上。有人认为，若非奈波尔在作品中透露对第三世界那样无情的嘲讽与鄙夷，诺贝尔文学奖很可能早就落在他身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奈波尔的愤世嫉俗和讥讽挖苦毕竟是他的真情流露。因此，这样一位作家的头顶若加上诺贝尔奖光环，反而会有点不搭调吧。

奈波尔于一九三二年出生于千里达，祖父于一八八〇年代以契约劳工的身分来到这个英属殖民地，从此在那里定居。父亲是一家报社的记者，并从事少许的创作。奈波尔的家族到他这一代共出了四位作家，他是当中最杰出的一个。奈波尔于一九五〇年前往牛津大学就读，一九五四年开始写作，未几即崭露头角，几十年来在英语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屹立不摇。

奈波尔的早期写作生涯以经营小说（先短篇，而后长篇）为主，80年代之后则主要投注于旅游写作，至今他共出版了二十二本书，

其中小说和游记约各占半(各为十本与八本),两者所受的评价均极高。尽管一再与诺贝尔奖缘悭,奈波尔却荣获不少其他文学奖项,包括英国最富声望的布克奖(Booker Prize),以及英国奖金最高的大卫·柯伦英国文学奖(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Prize),此外还于一九九〇年受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。无论是小说还是游记,奈波尔的作品往往将读者带到第三世界的最远处,而他对第三世界的描写向来是不留情面的冷嘲热讽兼带深沉的无奈,这颇迎合欧美知识分子的胃口,但却相当地激怒了第三世界的读者,甚至引起广泛的争议,就这一点而言,《在信徒的国度:回教世界之旅》(Among the Believers: An Islamic Journey, 1981)一书所遭致的情況最为激烈,以《东方主义》一书驰名世界的学者萨伊德(Edward Said)即对奈波尔作了严厉的批判。但即使是萨伊德这样的“敌人”亦不能不折服奈波尔在写作上的功力。事实上,奈波尔虽然在文学上享有至高的声誉,他孤傲尖酸的个性却为他树敌无数,有些记者即不掩其对奈波尔傲慢态度的厌恶,甚至奈波尔过去亦师亦友的著名旅游作家索鲁(Paul Theroux)也与他反目。不管讨不讨人喜欢,奈波尔这个特点为他造就了写作上的正字标记,不过在80年代末期以来他的作品逐渐出现了较为温和的色调,这为他赢得了另一种赞赏的声音。

虽然到牛津求学后即以英国为主要居住地,奈波尔的心灵却一直漂泊无所寄托,甚至躯壳也长年来游移于英国、千里达、印度、非洲、美国之间。所有这些旅行经验都化作文字,他也成为当今世界上旅游文学的翘楚。除了游记报道之外,这些异地经验也提供奈波尔丰富的小说素材。他的小说多半在探讨第三世界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逆境,以及个人的流亡经验,内容亦虚亦实,有时带有自传色彩,不论在技巧或见解上都极具有可读性,其中以《毕斯华士先生的屋子》(A House for Mr. Biswas, 1961)、《模仿人》

(The Mimic Men, 1967)、《大河湾》(A Bend in the river, 1979)享誉最高。在他的游记报道中,有关印度的作品无疑是最具个人意义也最值得重视的。在这方面奈波东共有三本著作,这本《幽黯国度》是其中的第一本。

奈波东最早的作品是以千里达为背景的小说,虽然获得好评,但由于意识到这样的作品有局限性,他于一九六〇年开始旅行,刻意博得更多的读者,扩大他的文学版图。一九六二年,他首次踏上印度土地,探访他祖父辈的家园。这时他才三十岁,却已有丰富的写作经验,共出版了四本颇受肯定的关于千里达的小说,及一本记述他首度返回加勒比海区域的游记报道。他为期一年的印度之旅从在孟买上岸开始,先到德里、然后在喀什米尔住了四个月,接着短访西姆拉、往南到马德拉斯,再到加尔各答,最后造访他外祖父的家园。

加勒比海区域的居民都不是当地的“原住民”,而对被迫以奴隶或契约劳工移入的三大族群的后代(非洲裔、印度裔、华裔),重访或重返原乡的企望很自然成为重大的心愿。比较而言,非洲裔的寻根之旅充满回归的喜悦,华裔很少在这方面诉诸笔墨,而印度裔对原乡的态度则颇为暧昧。奈波东面对印度时,除了暧昧之外,更带着深重的失望。

在本书中他呈现各种令人不安的印度乱象,并对大英帝国作犀利的批判,读者可以见识到奈波东作品所惯有的尖酸刻薄与阴沉的无奈,及其令人佩服的写作技巧。一开始的序曲即把印度的两大问题点明了:令人窒息的官僚体系与令人沮丧的种姓制度。奈波东为了索回在海关被没收的两瓶洋酒,来回奔波办理那繁琐得任谁都会发火的手续,女伴大约中暑,一时昏倒在衙门里。奈波东向机关职员大呼要水,却毫无动静,只换来几声轻笑。又叫,仍无人理睬。最后一个杂役慎重其事端了杯水过来,奈波东才恍然大悟:“职员

是职员，杂役是杂役，各司其职，不相混淆”。在印度传统中，越是属于劳力的工作越下贱。因此，一个速记员在上司（国外回来的）的逼迫下终于打出一封他速记的信时竟然哭了。他觉得很受辱，因为他是速记员，不是打字员。

官僚体制的琐碎与荒谬有时令人不解。奈波尔曾发现一位“表格与文具视察员”，他的工作是机密的，就是到各个火车站“摸清属下每一位站长的底细”，以查核其表格与文具申请单。他给奈波尔看一份某个站长的申请单，所申请的一百本便条纸被这位视察员删除到剩两份，他解释，这位站长有六个孩子，这些便条纸有九十八份是要给他孩子用的。

成长于殖民地的奈波尔所关注的重点之一，很自然地，是印度后殖民情境的种种相貌。不论是对印度本身的罪恶，或英国在印度的所作所为，他的批评都不假辞色。他讥刺地说，全世界各色人种之中，印度人最具模仿天赋，但印度人模仿的并不是真正的英国，而是由俱乐部、欧洲大爷、印度马夫和佣人组成的“盎格鲁印度人”。而这些假英国人是那个玩够了，感到无趣就拍拍屁股走人的骗子——英国——留下的。在他后来的一部小说《模仿人》里，奈波尔对这种“假英国人”和大英帝国的祸害作了尽情的发挥。

身在印度，奈波尔始终有疏离感，总觉自己是个异乡人、是个过客。他只能安于他想像中那个从“外祖母的屋子延伸出来的土地，跟周遭的异文化完全隔绝开来”的印度。尽管这趟旅程他并无归乡之感，并试图以客观的眼光去看印度，但他仍不可自己地感受到震惊、厌恶、绝望、愤怒、羞耻等种种情绪。印度举国上下到处大解、人人对排泄物视若无睹，垃圾、人、牲畜、食物等堆在一起、司空见惯的孱弱小孩、一座座贫民窟……等令人怵目惊心的现象令奈波尔招架不住。不过，在一段时间后他便找到了逃避的窍

門。但對於他的認同他便無法輕易妥協了。

其實，在探訪印度的同時，奈波爾也在進行一個內心之旅：透過他的書他企圖探索自己歷史的各個面向。例如他的身分認同。他嘗試懷著觀光客的心態走訪印度，卻又對真正的遊客看不順眼。例如，看到年輕貌美的美國女子樂琳，他發議論：“這種美國人男女都有。他們云遊四海，混吃混喝。”看到美國老太太施舍零錢給學童，他心裡起了無名火，一怒便將學童都吓跑了。這樣的語帶諷刺、嫌厭與不屑正反映了他在認同上的掙扎。置身印度，奈波爾不止一次咀嚼童年時被一位同學（也是印度人）認出是“真正的婆羅門”的欣悅感覺，流露了他的階級优越感。或許他在火車上結識的錫克人就是他自己的化身。在本書中我們幾乎聽不見印度人的聲音（要到《印度：歷經百萬叛亂的今天》〔India: A Million Mutinies Now, 1990〕我們才能在他的文字里聽見印度人的聲音），發聲最多的就是這位“對肤色存有偏見”而又尖酸刻薄、却深深吸引奈波爾的錫克人。在此，奈波爾運用小說手法，借著這名錫克人道出了自己對印度人的惡感和輕蔑。

他對印度真是吝嗇，即使在看到美好的事物想要贊美時，也要先挖苦一番。看到一位相當順眼的男子，他寫道：“脏乱、腐朽、視人命如草芥的印度，竟也能產生出那么多相貌堂堂、溫文儒雅的人物。”一直到最後描寫到他外祖父的家乡時，他的筆才溫柔起來，流露些許的情感。不過，等見到乡亲，看到他們對他有所求時，他卻又立即收起他的溫情，板起臉來，顯得被動、冷漠而寡情，甚至連一個小孩梳洗干净了想搭他一段便車他都毫不思索地拒絕了。

奈波爾對印度會有這樣的反應，是因為他在心態上是個典型的“殖民地子民知識分子”，對自己所出身的殖民地、自己溯源所在的第三世界缺乏愛心與信心所致。

在这次的印度之旅之后，奈波尔每每在印度的召唤下回到它的怀抱，而于一九七七年出版《印度：受伤的文明》(India: A Wounded Civilization)，记述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间甘地夫人治下的印度，笔调仍和前一部一样充满愤怒、震惊、疏离与失落之情。

《印度：历经百万叛乱的今天》是他的第三部印度游记，在这部优美的记述里，奈波尔陈述印度惊人的改变，以及他对印度较乐观而同情的看法，此时的奈波尔成了一个温和、热情、宽谅的旅游记述者，令人不禁觉得，这个漂泊者虽未必找到了他心灵的故乡，却至少收敛了他惯有的对第三世界的无情嘲讽与阴沉的不屑，而成为一颗较成熟、晶莹的灵魂。这三本书都是一个旅游者所写的书，但不是写给观光客看的；而不管你喜不喜欢里面所呈现的印度或奈波尔，你都必须承认它们是了解印度不可或缺的书。

身为旅游作家，奈波尔从加勒比海区出发，在《幽黯国度》里我们看到他到了先祖的印度，尔后他将走访非洲、中东、非阿拉伯的回教国度(南亚、东南亚)、美国南部等地，并根据这些经历写出一部部掷地有声而且广泛引起争议的游记，在旅游报道上树立了独特而重要的典范。

在各方面似乎都离我们很遥远的加勒比海区在文学上值得我们探究。虽然存在那里的是一些蕞尔小国，没有久远的历史或显赫的国际地位，它在文学上却不乏世界级人物。除了奈波尔与瓦科特之外，值得注意的尚有以英语写作的蓝明(George Lamming)、芮思(Jean Rhys)，西班牙文方面则首先令人想到古巴的“国父”荷西·马蒂(José Martí)。奈波尔是我们认识加勒比海文学一个很好的开始，而《幽黯国度》是我们见识其游记作品魅力的最佳起点。

王瑞香：文化工作者，现任职辅仁大学翻译学研究所讲师。著有《一个女人的感触》。

印度之旅序曲： 申请一些证件

船上的检疫旗刚降下，孟买港务局卫生处派来的最后一批打赤脚、穿蓝色制服的员警刚离开我们这艘轮船，果亚人科贺^①就立刻跑上船来，伸出一根长长的手指头，朝向我招了招，把我引进船上的酒吧，悄声问道。“您身上有没有起司？”

科贺被旅行社派来协助我通关。他身材高瘦，衣着寒酸，脸上带着一副紧张兮兮、焦躁不安的神情。我猜他说的“起司”是某种违禁品。我没猜错。他向我要干乳酪。在印度，这可是寻常人家吃不起的珍贵食品。印度政府限制干乳酪进口，而一般百姓还没学会制作这种食物——说来挺有趣，直到今天，印度人也还没学会漂白新闻用纸。但是，对于科贺的要求，我却爱莫能助。这艘希腊货船供应乘客的干乳酪，实在不怎么可口。从埃及亚历山卓港(Alexandria)启碇后，在三个星期的航程中，我常常向那位面无表情侍应生领班抱怨，他们的干乳酪实在难吃，如今，我怎么好意思向他开口，要一些干乳酪带上岸去呢。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！”科贺说。他不相信我的说词，更不愿意浪费时间听我编造理由。他走出酒吧，蹑手蹑脚沿着一条走廊来回逡巡，查看嵌在舱房门上的每一个名牌。

我走进自己的舱房，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，凑上嘴巴，啜一

小口，接着又打开一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(Metaxas)，同样啜一小口。我打算把这两瓶酒带进禁酒的孟买市。在印度政府观光局工作的一位朋友，事先提醒我：把整瓶酒原封不动带上岸，肯定会被没收。

稍后，我跟科贺在船上餐厅会合。他的神态和举止自在多了，不再那么紧张兮兮。他手里抱着一个巨大的希腊洋娃娃。她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，在科贺那身寒伧的衬衫和长裤襟托下，显得格外耀眼、亮丽；她脸庞上那两块红扑扑的腮帮子和一双湛蓝的、一眨不眨的眼睛，使科贺那张瘦长的脸孔显得更加阴郁、浮躁。科贺看见我那两瓶已经打开的洋酒，脸色登时一变。

“干嘛把它打开呀？”

“法律规定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把它藏起来嘛？”

“这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，瓶身太长，怎么藏啊？”

“平着放，不就得了？”

“这种瓶子的软木塞并不可靠哦！朋友告诉我，他们准许你带两瓶酒上岸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帮我拿这个洋娃娃。把她抱在手上。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纪念品。你身上带着‘游客介绍卡’(Tourist Introduction Card)吧？好！这份文件很重要喔！只要亮出这张卡片，他们就不会搜你的身。干嘛还不把这两瓶酒藏起来呢？”

科贺伸出双手，猛一拍，霎时间，一个身材矮小、瘦骨如柴的汉子打着赤脚，不知从哪里钻出来，二话不说，拎起我们的行李就走。自从科贺上船以后，这家伙就一直躲在一旁，静悄悄等候着。我们怀里搂着洋娃娃，手里拎着那只里头装着两瓶洋酒的袋子，爬下船舷，跳进一艘汽艇中。科贺的随从把行李放好，然后独个儿在

船尾蹲下来，整个身子蜷缩成一团；跟主人共乘一艘汽艇，让他感到局促不安，仿佛违反了什么戒律似的。这位王子，只偶尔瞄了我怀里的洋娃娃一两眼，在整个航程中，他只管睁着眼睛，凝视前方，脸上充满不祥的预兆。

东方世界展现眼前

对我来说，早在好几个星期以前，东方世界就已经展现在我眼前了。即使在希腊，我就已经感觉到，欧洲在我眼前逐渐隐没、消失。希腊的食物甜腻腻的，充满东方风味，有些我小时候曾经品尝过；希腊的市街到处张贴着印度电影海报——据说，希腊观众最欣赏的是一位名叫娜吉丝(Nargis)的印度女明星。此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希腊人热情好客，颇有东方人之风。对我来说，希腊之旅是为埃及之旅作准备。埃及——黄昏的亚历山卓港，宛如一座亮晶晶、无比壮阔的大拱门矗立在冬季的海洋上；防波堤外，细雨霏霏，前任国王的白色游艇悄没声息，幽然浮现碧波中②。骤然间，码头上响起一阵喧闹声，成群身穿脏兮兮无领长衫的男子仿佛听见信号似的，纷纷拔起腿来，叫嚷着、争吵着，叽叽喳喳，争相爬上一艘已经满载乘客的轮船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，而不是在希腊，东方世界正式展现在我眼前：脏乱、盲动、喧嚣、突如其来的不安全感——你突然发觉，四海之内皆非兄弟，你的行李随时都会被人摸走。

就在这种地方，你体会到向导的重要性。这种人了解本地习

俗，能够帮你摆平一切问题，连那些印刷粗糙、文法不通的表格和申请书，他都看得懂。“我教你怎么填！”在海关大楼，向导指着表格对我说。偌大的一间屋子，挤满了脚夫、导游、官员、闲人、警察和观光客，闹哄哄的活像一座市场。一个希腊难民凑到我耳朵旁悄声说：“听着！他们打算今晚下手打劫观光客。”他——我的向导——却指着表格上那条标明“日期”的虚线，吩咐我说：“在这儿填写‘一部柯达照相机’。”然后他又指着“签名”那一栏命令我：“在这儿填写‘未携带黄金、首饰或宝石’。”我提出异议。他说：“填！”从他口里说出来，这个字听在我耳中却蛮像阿拉伯文的。这位向导个头高大，脸色阴沉，带着几分好莱坞式的邪气。他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③，手里握着一根藤杖，不停敲打着他的大腿。我遵照他的指示把表格填妥。他这一招还真管用。“现在——”向导脱下他头上那顶绣着“旅行社”字样的毡帽，换上另一顶代表“X 旅馆”的帽子，对我说：“现在咱们到旅馆去吧。”

此后，一幅接一幅景象次第展现在我眼前，让我看到了以前只在书本上认识的东方世界。在我心目中，每一幅景象都是一个新发现；头一遭，看见那被无数照片和文章描绘得神秘兮兮的阿拉伯无领长衫，活生生地穿在街头那些男人身上，对我来说，不啻是一种启示。在那间年华老去、风光不再却依旧充满旧王朝遗风的旅馆，我嗅到了印度种姓阶级制度的气息。那位年纪颇为老迈的法国侍应生，只负责招呼客人，替他跑腿打杂端盘送碗的是一群头戴毡帽、腰缠束腹带、眼神忧伤、一个劲儿绷着脸闷声不响的黑人小厮。旅馆大厅聚集着成群身穿花梢制服的黑人服务生，不停钻进钻出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跨出旅馆大门，来到街上你所期待的那个东方世界豁然展现在你眼前：面黄肌瘦的儿童、脏乱、疾病、向观光客讨取小费(bakshish)的一声声哀唤、沿街叫卖的小贩、四处兜售不知什么票